

中
國
傳
奇

文學藝術家傳奇(四)



編著者：本 社 編 輯 部
主 編：姜 濤
出版者：莊 嚴 出 版 社
發行人：鄭 惠 文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

經銷處：明 道 書 局

地 址：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

電 話：八三六八三一五、八三一八五〇一

郵 撥：13295140 明 道 書 局

中華民國 79 年 7 月 2 版

精裝32册定價128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傳奇第二十冊

(文學藝術家傳奇)

目 錄

元代四大家	一
劉伯溫的離奇中毒	一五
李夢陽與中山狼的故事	二二
歸有光的生平奮鬥	三一
玩世不恭的才子馮夢龍	三九
馮夢龍軼事	四三
王實甫和西廂記	四五
關漢卿和竇娥冤	五一
馬致遠和漢宮秋	五五
白樸和梧桐雨	五九

鄭光祖和倩女離魂	六三
高明和琵琶記	六七
湯顯祖和玉茗堂四夢	七一
蒲松齡和聊齋誌異	八五
洪昇和長生殿	九三
孔尚任和桃花扇	一〇三
侯方域與李香君	一〇九
納蘭性德與「金縷曲」的故事	一一三
王漁洋與袁子才	一二五
袁子才軼事	
妙詩釋獄	一三三
干戈玉帛	一三五
園內難防	一三七
甜詩含糖	一三八
計賺佳人	一三九

數易酒具·····	一四〇
天足風波·····	一四一
三更遺詩·····	一四二
才女織纈·····	一四三
義釋舟子·····	一四四
僕報主恩·····	一四六
片言全家·····	一四七
金聖嘆的狂誕·····	一四九
金聖嘆傳奇	
轉世投胎·····	一五五
聖嘆由來·····	一五七
遊戲考場·····	一六〇
梟首之兆·····	一六六
詼諧人生·····	一六八
車金相報·····	一七一

扶乩請神	一七三
夢兆報凶	一七六
哭廟慘案	一七七
天道好遷	一八〇
死後談諧	一八二
數由前定	一八三
死後異事	一八五
紀曉嵐傳奇	
生平	一八七
神物化身	一九二
獨公廉	一九四
神童	一九六
暗藏春色	一九八
奇人奇遇	一九九
戲謔太監	二〇一

祝壽賀詞	二〇四
色難容易	二〇六
老頭子	二〇七
乾隆五十壽誕	二〇九
一掌平平	二一〇
而小魯	二一一
東嶽廟	二一二
一筆直通兩扇敞開	二一三
仰之彌高	二一五
南北通州	二一六
改詩爲詞	二一七
捷才	二一九
出口成章	二二〇
鞋筒內走水	二二一
祈雨文	二二三

趣詩・妙聯	二三四
欽定腐儒	二二五
愛人以德	二二六
陶澍	二二八
傻瓜	二二九
賑災	二三〇
推恩	三三一
義犬	三三二
屬對能手	三三四
半截連毛老山藥	三三七
四物麟鳳龍	二四一
犀牛望月	二四二
老婆同人	二四三
東門主皮	二四五
甲乙堂	二四七

戲謔同僚	二四八
劉玉樹小住芙蓉庵	二四九
鳳棲梧桐	二五〇
師母脚朝天	二五一
詩韻	二五二
平平仄仄平平	二五三
妙對	二五四
什麼東西	二五六
春宵一刻值千金	二五七
絕妙寫照	二五八
師徒司徒	二五九
文治日光華	二六〇
是狼是狗	二六三
和尚如來	二六五
精老烏龜	二六七

才思敏捷	二七一
嗜食肉	二七二
師生諧謔	二七四
不入書家	二七五
失明侍姬	二七六
紀大煙袋	二七七
先兆	二七八
人生際遇	二七九
虛懷若谷	二八〇
悼亡之作	二八一
觀奕道人	二八三

元代四大家

元代本來缺乏真正足以號召的大作家或大詩人，其間最出名的「元代四大家」，就可以拿來說明當代文學上的這一基調。「元代四大家」，指的是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四個人。他們的詩文，在元代中葉以後，都享有盛名。時人認為他們的作風，各有長處：虞集近於雅麗、楊載近於雄渾、范梈以清高著名、揭傒斯以典重見勝，各有其特出的地方；所以能夠並駕齊驅，分庭抗禮，成爲一時並立的大作手。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不會向蒙古皇朝屈膝，也沒有一個不帶着滿腹的牢騷，這正是一種被征服而又不甘馴服的矛盾心境。這四個人當年的生活與思想，在元代的漢族知識分子中間，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他們的文學風格與文學傾向，在當代文壇上也多多少少帶着典型的意義。因此，把他們當成一面鏡子，也正可以照出整個元代的社會思想與文壇風貌。

在「元代四大家」中間，後世的聲名比較響亮的，首先要推虞集。他生於宋度宗咸淳八年（西元一二七二年），卒於元順帝至正八年（西元一三四八年），一字伯生，號道園，先世本是蜀郡人，後來才遷到江西的臨川。南宋初年，有位曾經造成「采石磯大捷」，使南宋

得以偏安一百多年的名將虞允文，就是他的五世祖；後來，他的父親虞偁，從四川搬到江西，住在臨川的崇仁一地，這以後他就成了江西人。元成宗的大德初年（西元一二九七年），他開始受薦爲大都路（即今之河北省）儒學教授，以後不斷陞遷，到了文宗的天曆二年（西元一三二九年），宮中建成了一座奎章閣，用作皇室的圖書館兼皇帝的御書房，就由虞集執筆撰了一篇「奎章閣記」，以爲紀念。翌年，改元爲至順，他就拜爲「奎章閣侍書學士」，兼任「御試讀卷官」，又兼「皇朝經世大典總裁官」，一時國家的重要文告與典冊，俱出其手，很得元代皇室的倚重。他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及「道園類稿」、「平遙記」等多種。就元代的水準來說，他的學問文章，倒可以說是有相當造詣的。

虞集在少年時代，碰上了國破家亡的大變局，思想上十分苦悶。但在強有力的軍事統治之下，他知道無法扭轉局勢，所以只得遁入玄奧精微的理學之中，從「危微精一」的性理研究裏面找尋自己的精神寄託，成了宋代理學的狂熱崇拜者，尤其欽佩於創立「先天圖說」的大學者邵雍。當時，他的弟弟虞槃，也同樣感到苦悶，但他却崇拜晉代的大詩人陶淵明，要學陶淵明那樣的遺世獨立；因此，他們兄弟兩人，就把家中的書舍劃分爲二，左室歸虞槃應用，壁上題有陶淵明的詩，所以稱爲「陶庵」；至於右室，則屬於虞集所有，它的壁上，也題有邵雍的詩，稱爲「邵庵」，所以後人又把虞集稱爲「邵庵先生」。正由於他崇尚理學，

所以也會遊於宋末降元的理學大師許衡之門，彼此間的感情很好。據說：當時虞集年紀輕輕，很有些走馬章臺的浪漫行徑。好幾次許衡在午後去找他，都碰他不着；後來，知道他喜歡夜遊歌院，就留下一張字條，暗諷他道：

「夜夜出遊，知虞公之未可諫。」

虞公本是春秋時代的一位糊塗君主，他因為不聽著名謀士宮之奇的諫阻，答應強大的晉國假道於虞以滅虢，結果就跟在虢國之後，為晉所滅。許衡用了這個典故，却將虞公暗指虞集，這是相當巧妙的。後來，虞集回到寓所，看到這一紙留條，就馬上給它補上一句，造成聯語道：

「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這個下聯利用〔孟子〕書中對許行所作的批評，反唇相譏，若就對聯來說，的確「功力悉敵」，所以，許衡見了，十分激賞，認為道個年輕人雖然有點輕狂，到底才華不錯，就特意上表，向元朝推薦他。這就成了虞集投入元代政治舞臺的一個重要引線。

據明人曹學佺所作〔蜀中詩話〕一書載：虞集早年雖然學問很好，文章也不差，就是不是很善於作詩，這正和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曾鞏不能詩」一樣，是一件大憾事。當時，因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楊載也住在北京，他就常常對人批評虞集，說虞集不會做詩。後來，

虞集聽到了，就備了酒席，特意向楊載請教做詩的方法。楊載見他態度誠懇，在酒酣耳熱之餘，就把自己生平做詩的心得，盡情向他傾吐。虞集聽了這一夕話，真個是「勝讀十年書」，從此就悟出了做詩的法門，而且有了比楊載更深一層的體會。後來，他做了一首〔送袁伯長先生還從上京〕的詩，原作道：

「月色蒼涼映豬袍，時巡毋乃聖躬勞，

天連閣道展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橐；

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窰出蒲萄，

從官車騎多如雨，祇有揚雄賦最高。」

這一首詩，手法其實說不上什麼高妙，它的頭兩句和末兩句，全屬吹牛拍馬，唯一可取的是第三、四兩句，寫出一點旅途上的景色；第五、六兩句，帶着一點蒙古人的風味，很有點寫實的才能。但就中描寫旅途景況的兩句，却是經過當代的大書畫家兼大詩人趙孟頫潤色過的。本來，虞集的初稿是：「山連閣道展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他拿去向趙孟頫請教，趙孟頫認為這詩的意境很美，但若把句中的「山」字改為「天」字，「野」字改為「星」字，就會更具繪畫上的效果。這話使虞集大為心折，就把兩字改了，這才成了詩中的警句。此後，大概虞集已覺得相當滿意，就想拿來考考楊載的眼力，他特意託人去問楊載：像這樣

的一首詩，應該出自何人手筆？當下，楊載看了就說：「這詩非虞伯生不能做出來」。那去問的人，聽了大感訝異，忙問楊載是何道理，因為他平日常說虞集不會做詩，怎麼現在忽然又說非虞集做不出來？楊載卻解釋道：「虞伯生的學問很高，我又教過他做詩的方法，所以做起來就無人可及了。」

楊載的話，顯然帶着很大的自誇成分，他讚揚虞集，目的其實是更進一步地讚揚自己。大抵當時的社會風氣，很受到蒙古民族那種粗獷與坦率的影響，所以連向來講究謙虛的漢族士大夫，也往往一反常態，喜歡自我誇張。這種習慣，在「元代四大家」中間也都有突出的表現。例如：後來又有人要求虞集批評楊載的詩，虞集說他的詩有如「百戰健兒」，意指精練；再問到范梈的詩如何？虞集說他有如「唐臨晉帖」，意指古雅；又問到揭傒斯的詩怎樣，虞集說他有如「美女簪花」，意指穠艷；最後，這人問到虞集本人的詩如何？他就笑道：「我是漢廷老吏」，意指周密。他這四個比喻一出，人們都認為他未免過於自負。可是，他自己卻處之泰然，半點也沒有不好意思的表示。

可能是由於有過這樣的四個比喻，後來流傳開去，不知怎麼一來，卻演化成另外的四句口頭禪，而說法另有不同，說是：

「稼軒三日新婦揭，蒲城百戰健兒楊，

蜀郡唐臨晉帖虞，清江漢法令師范。」

這四句話的用意，在於說明「元代四大家」的詩風。第一句指的是揭傒斯，他原籍江西的豫章，他詩風綺麗得有如「三日新婦」；第二句指的是楊載，他是福建的蒲成人，詩風矯捷得有似「百戰健兒」；第三句指的是虞集，他是蜀郡人，作風有如「唐臨晉帖」，近於古雅；第四句指的是范梈，他是清江人，作風有如「漢法令師」，也就等於是「漢廷老吏」，近於周密。像這樣的比喻，本來只在集中強調各人作風中的特點，並沒有強分高下或評定優劣的意思；可是，「四大家」中間的揭傒斯，對這四句口頭禪卻十分不滿。也許他以為「三日新婦」屬於女流，用來說明他的作品，未免擬於不倫，所以老大不高興。有一年，他從北京請假回鄉掃墓，當時虞集已退職居家，他就親到臨川，表面上說要拜訪虞集，實際上卻是大興問罪之師。因為他懷疑「三日新婦」這個胡鬧的比喻方法，是虞集特意給他捏造出來的。

等到兩人相見，談起那四句話，揭傒斯就怪他不該隨便批評別人，更不該隨便用什麼「三日新婦」這樣的比方。虞集承認自己批評過他的詩，但卻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而是整個中原人士的意見；而且不僅中原人士承認，就是整個天下也都承認的。」這幾句話，愈加激怒揭傒斯，於是他連夜拂袖而去；虞集雖然極力挽留他，他也不肯住下，就這樣忽

忽回京去了。

過得幾年，揭傒斯在北京大爲得意，備受蒙古皇帝的禮重。當時，元文宗熱中漢化，推崇儒術，特在奎章閣內，開筵講學，下令所有蒙古的勳臣貴戚之家，一律要派子弟列席受教，並派定揭傒斯爲「授經郎」，擔任講師。這樣一來，他的門生，全部都是蒙古的高級貴族。其聲勢之煊赫，可謂一時無兩。他在躊躇志滿之餘，就做了四首詩，寄給虞集，大概是要向虞集示威，表現自己決不是嬌滴滴的「三日新婦」。這些詩中有一首道：

「奎章分署隔窗紗，不斷香風別殿花，

留守日頒中賜果，宣徽月送上供茶；

諸生講罷仍番直，學士吟成每自誇，

五載光陰如過客，九疑無處望重華。」

像這樣的詩，完全在於誇耀自己受到蒙古帝王的恩遇：奎章閣下，別殿花香，留守司（元代的首都市政府）每日送來皇帝所賜的果品，宣徽院（元代的皇室膳食房）按月交到照例，只有天子才能享受到的名茶；還有，手下的學生一個個都是帶了官爵來受教的，聽完了課，就要回到政府裏值班。這樣說起來，彷彿已經威風十足；但是，作者愈是這樣沾沾自喜，就愈加顯露出他人格上的卑陋與空虛。假使歷史的發展，沒有把漢蒙兩族融成一體，使得漢蒙